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七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先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和走出课堂，开门办学的下乡下厂运动，使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的双重冲击和干扰。与此相呼应，在校内也掀起“红专大辩论”和“学术大批判”的“教育革命”运动，围绕“读书、运动和劳动孰重孰轻”的命题争论不休，课程安排随之反复折腾，屡屡生变，人为形成教学活动同政治运动间的对立关系，其结果热衷于所谓社会实践活动却贻误了我们的学业，有的课程内容搞得支离破碎，有的课程搞所谓“先破后立”，“批字当头”，以批判代替学习，实际上连对批判的内容都搞不清楚，有的课程因时间不够，安排不开，干脆删除。最后毕业时间被迫延后，勉强组织突击“补课”了事。我们这一代本科毕业生，领着残缺不全的学业成绩单走出校门，带着学识上“先天不足”的“硬伤”走上工作岗位，当年考入北大时怀抱的对人生美好未来的憧憬终成泡影。

1961年毕业时，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留校并直接保送至经济系攻读研究室主任洪君彦老师。按规定研究生导师必须是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的，以变通的做法，严教授成了我的名义导师，实际的



1964年同研究生导师严仁赓教授讨论

指导工作则是由洪君彦老师承担。

世界经济专业的创建几乎是“白手起家”，身负重任的洪老师穿梭于校内外，既要忙于校内联系安排教学工作，又要同校外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商议协作事宜，还需带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同仁多方“充电”，广泛吸收新的知识与信息，为开讲新设课程作精心准备。在百忙中，洪老师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主要是布置阅读参考书和其他相关文件资料，这同经济系享有盛誉的“特菜”专业——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那种“手把手”带徒弟的指导方式相较而言，显现粗放一些，有的同窗戏称之为“放牧式”。不过，研究生头一两年的学习任务，主要是研读基础理论著作，诸如《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经典著作等。这些课程均由北大资深教师主讲指导，精心的教学使我们受益匪浅，打

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治学功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研读《资本论》课程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意识地配合主讲老师的讲课进程和内容作了系统的配套安排：课前下功夫做好预习，以期能预先带着疑难问题去听讲，课堂上有的放矢地用心听讲，以求得出答疑解惑的教学效果，课后则抓紧时间整理好听课笔记，温而复习之，巩固既得的知识，并据此作了原著相关精华部分和精辟论断的翔实摘要，作为学习成果，供后续相关作业需要备用。作为主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资本论》课程的考试成了研究生“资格考试”的重头戏，当天考试并未设时限，考完为止，考场也不设监考人，靠自觉守纪。考试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延续到傍晚七八点钟才陆续考完，中间允许考生请同学帮忙到

食堂打饭，让我们在考场进餐补充营养，真可谓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大考。1966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从一位同事王老师处了解到，该课程资深主讲李志远老师对我扎实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曾特别表示肯定和赞许。在攻读研究生时期这种潜心研读经典的机会是难得的，但也是短暂即逝的。

1962-1963年全国又开始陆续展开一幕幕的阶级斗争，先是“农村四清”运动，接踵而来的是城乡乃至北大校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冬我们就近到通县的马驹桥镇搞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冬至1965夏远赴湖北荆州参加当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在湖北农村下稻田劳作时可能疏于对吸血虫的防护措施，回学校后我发高烧。住进校医院一个多月，高烧不退，病因也未能查明，不得已转院至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救治，一扎耳血当场就确诊为血吸虫病，马上安排住院治疗。血吸虫病属我国南方农村的一种流行病，在北方不会发生这种病症。实际上当时我不但是北大校医院曾收治而未能确诊的唯一血吸虫病患，据悉也是北医三院历史上收治的第一例血吸虫病，为此院方对治疗方案特别重视，安排内科主任坐镇，主任医师主治，对实施的每一个注

射锑剂的疗程，均随时进行密切观察，严阵以待可能发生的意外。幸运的是，整个疗程有惊无险，完满成功，没有留下后遗症，唯一的遗憾是因病贻误了我参加1965年北京大学全校应届研究生毕业照的宝贵机会，同时按有关规定，我因有传染病史而失去了义务献血的资格。

发生在我身上的大病是得以顺利解救了，不幸的是我们逃避不了社会大环境连续不断出现大变动的负面效应。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冲击下，我们直至1965夏才安排离开湖北回到学校，此时已是临近毕业的时间，按原来时间安排我们无法完成学位论文，北大的研究生专业培养计划陷于虎头蛇尾的窘境。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宣布了较为明智的硬性规定：不交毕业论文就不准毕业，这样也算是给予先天不足的学业某种后天弥补。我的学业属四年学制的涉外专业，按规定需要延长半年，用于赶写毕业论文。1966年初交上毕业论文，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也算是有始有终，对学位终有一个正式交代。此前在北大我已先后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我在攻读研究生学位阶段政治思想上的重大收获。

未完 下期待续